

等老电影的经典镜头，另外有第一代影星胡蝶欧游老照片和若干经典老电影海报，通过光影交织的美，展现这座城市与电影的密切联系。

“漫画”一词最早出现于上海，现代意义的漫画也萌芽于此。20世纪上半叶，漫画的题材是多元的，涵盖了社

会生活、政治讽刺、爱情故事等等。而这一时期给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漫画家包括《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西行漫记》的作者张光宇，以及首次提出“漫画”概念，画面中带有浓浓诗意与温情的丰子恺。而在1949年之后，大众传媒上经常可以看到出自上海的两位漫画大师——华君武和丁聪的漫画，同样以犀利的眼光，精准的笔法，为时代画像，用画笔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可以说，一百余年来，上海漫画以其幽默之笔剖析人性与社会，借思想的锋芒将城市变迁和浮世百态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建筑、漫画、设计、电影，既来自国外，又在上海完成了本土化的浴火重生，甚至取得了新的发展。这种混杂性正是上海对现代性的独特解答：以开放姿态包容他者，却始终保持着文化主体的清醒。在展览策展人项苙苹



上图：庞薰琑《蕉叶水渠》、《菊花倒影》。

看来，今天的“现代”是先锋性文化探索向全民性转化的成果，是中华文化现代性表达的重塑与更新。上海现代，是通往现代性的创新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上海样本，是探索人类文明新常态的开路先锋。

### 海上新潮：多维碰撞激发无限探索

当决澜社的油彩泼向僵化的传统，殖民者的帽子化身灯罩，在翻手覆手的博弈之间，上海艺术完成了从文人墨戏到现代表达的转型。这些艺术探索如同棱镜，折射出百年中国的精神地形图，将古老文明的基因重新编码进现代性的肌体。在“海上新潮——从文人墨戏到当代语汇的流动性实验”板块中，现代油画与海派国画，共同诠释了海派文化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语境中探

索并重构自身的叙述模式。而摄影、双年展、当代艺术等领域的探索突破，亦体现了上海现代的流动性特征：它拒绝固化形态，同时因自身的中华文化根基，始终处于解构与重建的循环中保持灵动而不迷失。

被誉为“中国现代

艺术先驱”庞薰琑的《菊花倒影》《蕉叶水渠》等代表作首展于沪，呈现出上海现代艺术的精神源起。作为“决澜社”发起人，庞薰琑及其同仁于1931年创立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宣言的西画团体，他们以激进的现代主义语言，突破传统框架，为中国艺术走向现代提供了关键的思想与实践样本。“要用狂飙般的激情，撕裂一切桎梏”。庞薰琑以立体主义解构京剧脸谱，倪貽德用野兽派色块捕捉工业脉搏，尽管彼时大众视其为“癫狂”，但这场短暂的艺术起义，为中国现代艺术埋下了火种。

而海派国画在坚守笔墨精神的同时，吸纳都市风情与现代构成，将文人画的写意转化为全新视觉诗篇。笔墨传统不再是僵化的程式，而是可被无限解构的数据库，水墨的流动性是中国美学对现代性的柔韧抵抗。正如美术史论家汤哲明所说的那样：“早